

巨灾保险制度不可缺位

江帆

深度观察

巨灾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有赖于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并加以完善。首先,在机制和组织结构上,应改变完全由政府兜底式的巨灾救助和补偿方式,通过“政府推动、商业运作”的原则设计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同时,还必须以创新思维完善巨灾保险制度设计。

起有效率的巨灾保险制度,改变目前碎片化、互不关联的巨灾管理方式。

与此同时,还必须以创新思维完善巨灾保险制度设计。一是拓宽视野。要重新审视当下由于气候变化、经济转型等带来的相关巨灾频率、边界、损失等逻辑变化,相应地对保险保障范围、价格及风险匹配程度,有的放矢完善制度设计。二是手段创新。巨灾有低中高损的特征,对赔付资金数量要求较高。如何建立巨灾基金实现保险资金跨期积累,以提供足额理赔,尚属全新领域。今年9月下旬,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境内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10月1日,由中再产险发起的巨灾债券在香港成功发行,此举为拓宽巨灾风险分散渠道做出了有益尝试。三是优化管理。保险公司在承保巨灾保险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承保和管理水平,其中科技赋能应成为突破口。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生需求,亟需加强巨灾风险保险制度建设,不可缺位。

互制约形成生态平衡。每个物种都有非凡独特的魅力,每种生物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认识的生物种类越来越多,各种生物的价值会越来越明显。有的生物虽然不能用于生产生活,但作为人类的生物伙伴为世界添彩,为其他物种的生存提供食物及环境条件。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人类也是地球上的生物物种之一,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级物种。历史经验和自然法则警示人类,无节制的征服和索取,终将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世界。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重要指标

李进参

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同的家园,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未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各种生物之间的变异性 and 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涉及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否有丰富及数量多少的问题,也与自然环境的优劣密切相关。像云南这样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生物多样性就非常丰富,而西北沙漠地区干旱、少雨,生物种类就相对偏少。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息息相关。首先,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有的物种对周边环境特别敏感,水、大气、土壤等因素的轻微变化,都会导致特殊生物种群的灭亡。地质及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地球生物史

上经历过六次大灭绝,都与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改变有紧密联系。比如,很多人所知的白垩纪大灭绝,很大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引发的气候巨变导致的。当下,若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不仅很多动植物的生存会被影响,人类生存也将遭受威胁。

其次,从人类活动的角度看,人类不当的行为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改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失。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与工业文明的出现不无关系,即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结果。特别是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野生生物栖息地逐渐丧失,出现大量生物物种的灭绝。有科学家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里,地球上大约有100万个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系统载体的巩固与完善,如江河、湖泊、高原、草原、森林、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还要注意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动物栖息地的建设,为多种生物的生存活动提供场所和空间。更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涉及国家基因库、种质资源库、人工繁育基地的建设,以及环保志愿组织与动物救助站的设立等。

人类与自然共同组成生命共同体。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单独生存,每个物种的生存往往是以其他物种的存在为前提,它们相

建好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多样性

王昌海

随着我国宣布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以及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什么是国家公园”等话题连日来受到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中华大地的瑰宝。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了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以及全民公益性,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

近年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九龙治水”多头领导的体制弊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界不清晰和产权不明确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这一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不同自然保护区行政区划而造成栖息地生态环境破碎化的问题,对保护好珍稀濒危物种以及加快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公园试点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国家公园内特许经营项目审批以及利益分配问题、周边地区发展程度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此外,在管理工作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加强。下一步,建设高质量的自然保护地,需要深入且稳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工作。

建立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国家公园前期可能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根据试点进展情况,前期分阶段重点保障中央财政支出,可将国家公园内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行资金纳入中央预算。后期可逐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明确双方分别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并积极探索建立社会捐赠机制。还可尝试发行以某个珍稀物种命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人口仍在继续流向城市,同时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超过城市且在加重之中。

当前,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的深度广度正在加强,乡村振兴的多种力量开始集聚。有关方面应敏锐捕捉这些趋势,着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等,将这些力量转换为乡村振兴的动力。

首先,大城市城区向外的辐射力量由弱变强。根据“七普”数据,千万人口级别城市的城镇化率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深圳、东莞等十余座东部的超大、特大城市达到了80%以上的城镇化率,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提速,城镇化率较2010年大幅提升。大城市的资本、人员要素向周边中小城市、郊区、乡村的辐射、扩散,出现了一批都市田园、现代化乡村。

其次,回省、回县城的人数增多,力量明显壮大。2012年以后,省内(包括市内、县内)的人口流动活跃度都出现了明显增长。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规模约为2.51亿,较2010年的1.27亿增加约1.24亿,远高于2000年至2010年的增量。从外省回流的人中有许多创业的企业家,还有很多在外务工有所成就的人,他们将发家致富的资本、本钱从发达地区带回故乡县城或小镇,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再次,制度改革将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持续赋能。从浙江、广东、江苏等“七普”数据来看,近十年来,城镇户籍上面附着的城乡差别化公共服务条目越来越少,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县已经打破城乡迁徙的户籍障碍,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了乡村要素以市场价值,实现了人、财、物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促进了乡村振兴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来看,承包地“三权”分置、土地流转、宅基地和农房进入市场流通等改革都在有序推进,可以预计的是,未来要素进一步流动,城乡界限越来越“模糊化”,一些乡村与城市以“城市连续体”“城乡共同体”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最后,乡村内在条件在逐步改善,吸引力有所提升。近年来,城区的优质资源向农村与欠发达地区覆盖和转移,乡村自身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与城市相比在持续缩小。乡村具有的自然、生态的价值在上升,消费热点越来越多。结合“七普”数据来看,在城乡融合中培育壮大和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选择。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一虎生,万物生

范雄伟

近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我国宣布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规划面积14065平方公里,从2017年试点至今,野生东北虎、豹数量由27只和42只分别增长至50只和60只,监测到新繁殖幼虎10只以上、幼豹7只以上。

听上去4年来豹豹的数量提升不多,公园规划的面积却不小,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生物的样子是由基因决定的,遗传多样性的实质就是基因多样性。假设世界上只剩下4只老虎,雌雄各两只,分别组建了“家庭”,各自生育了一些幼虎,近亲繁殖在所难免。这可能导致遗传学上近交衰退,种群适合度不断下降直至物种灭绝。可见,尽管野生东北虎豹数量增加,但遗传多样性的低下注定了种群复壮十分艰难,想要改良后代老虎的基因除非找更多只野生老虎参与繁衍。这就是基因多样性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所在。

设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意义远不止于此。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虎豹这类大型猫科动物处于最高生态位上,需要更多低级的生态位动物和植物作为食物支撑才能生存。老虎有独居习性,获取食物资源的地域非常广阔,上万平方公里地域对于老虎种群而言并不算大。虽说“一虎生”的前提是“万物生”,但根据生态平衡规律,“一虎生”也意味着“万物生”,野生豹豹的数量适当增加也有利于生态平衡,维持生物多样性。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公园肩负着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任,守护生物多样性的宝藏,就是在守护人类的未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图①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摄像机拍摄到大熊猫与幼崽“同框”影像(2020年6月摄)。新华社发

图② 8月9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图③ 1月18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景区雾气弥漫,美如仙境。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图④ 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野化训练区水池中,两只东北虎在打闹(7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